

徐阶新幸严嵩败北

严嵩虽然专权不可一世，但正象当时流传的歌谣所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些歌谣，都十分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官吏军民，对严嵩父子的愤恨情绪。果然到了嘉靖 41 年（1562 年）5 月，严嵩被罢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被逮捕下狱。终于应验了歌谣的说法严嵩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自己老耄智昏、服侍朱厚熜不称旨，逐渐失去了宠位；二是他的儿子严世蕃罪恶多端，引起了满朝公愤；三是与当时的内阁次相徐阶的作用有重大关系。

徐阶，字子升，江苏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举嘉靖 2 年（1523 年）进士第三名，被授翰林院编修。在更定祀典时期，因谏止去掉孔子王号，被贬至延平府任推官，后来又逐步升迁。到了嘉靖 28 年（1549 年）6 月，已官至礼部尚书。嘉靖 31 年（1552 年）3 月，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进入辅臣之列。徐阶身材矮小，面白容正，性机敏，有权略，内心活动“阴重不泄”，不形于色。他就是依靠这种“有权略”和“阴重不泄”，才将阴险奸鄙的严嵩父子参倒并置于死地。

在夏言担任内阁首辅以后，夏言常在朱厚熜面前举荐徐阶的才华。同时徐阶本人撰写青词也非常用心，屡称帝意。所以逐渐受到朱厚熜的宠幸。嘉靖 28 年（1549 年）6 月，朱厚熜就曾把大学士张治、李本和徐阶，专门召至无逸殿，每人赐给飞鱼服。后来，曾有人举荐徐阶，由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因朱厚熜爱惜徐阶的才华，舍不得叫他离开左右，未予获准。

严嵩专权时期，既然已将他的政敌夏言陷害致死，那么对于曾经受到夏言举荐，并且逐渐受到朱厚熜宠幸的徐阶，自然就要被严嵩所不容。因此，在朱厚熜面前百般进行丑诋中伤。说徐阶虽然才华不错，但却对皇帝“多二心耳！”这种恶语中伤的结果，使徐阶在一个时期内处境极为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徐阶采取三个方面

的对策：一是在严嵩面前极力表现恭顺，事事不与抗争。同时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严世蕃的幼子，缔结姻亲关系，使严嵩大为高兴。这样，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二是精心撰写青词，尽力逢迎朱厚熜，讨他宠爱。三是想方设法，笼络文武百官和朱厚熜的左右服侍太监。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忍耐，才使自己的处境渐有好转。到了嘉靖 31 年（1552 年）3 月，便进入内阁。

徐阶逐渐受宠，且又进入内阁，虽然对严嵩仍然十分恭顺，但还是引起严嵩的嫉恨。嘉靖 31 年（1552 年）6 月至 8 月，大将军仇鸾通敌的罪状逐渐被朱厚熜所察觉。朱厚熜密令徐阶上章指控仇鸾的罪状。而严嵩看到仇鸾势危，便想利用徐阶曾与仇鸾一起在西内服侍过朱厚熜的一段交往，对徐阶进行诬陷。但当他得知仇鸾的罪状是由徐阶首发以后，对徐阶就更为嫉恨。待仇鸾彻底败露，且被戮尸以后，朱厚熜就越发器重徐阶，经常与他谋论边事，而对严嵩便渐渐疏远。但严嵩并不甘心失败，为了挽回宠位，他绞尽脑筋，千方百计想搞倒徐阶。

嘉靖 31 年（1552 年）10 月至嘉靖 32 年（1553 年）11 月，先后曾有王宗茂、赵锦和杨继盛等人，分别上疏指控严嵩的奸贪罪状。尤其是杨继盛，特别指控严嵩有“十罪”、“五奸”，用词极为尖锐强烈。结果三人都被捕下狱。严嵩为了报复，便暗激朱厚熜从重对三人进行处治。而徐阶则不同意严嵩的做法，主张只对王宗茂、赵锦示以薄罚。因此，严嵩便认为这是徐阶在背后指使鼓动的结果，便暗中怂恿锦衣卫都督陆炳，叫他穷追杨继盛背后的指使人。想再利用杨继盛的事件，委罪于徐阶。但其奸计又未得逞。原因是，一方面杨继盛拒不承认背后有人指使；另一方面徐阶侦知到严嵩的奸计以后，用严词说服了陆炳，使严嵩的奸计再次落了空。从此徐、严二人的矛盾逐渐深化。到了嘉靖 37 年（1558 年）3 月，又有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璠、董传策等人，分别上疏弹劾严嵩“纳贿误国”。这下可给严嵩找到了攻击徐阶的有力借口。于是严嵩又暗中进谰言，请朱厚熜深究背后的主使人。此时，朱厚熜对严嵩已有恶感，对他的谰言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只对吴

时来等人罢官发戍而已。不仅如此，遇有军机大事，朱厚熹都问计于徐阶，而对严嵩只寻及一些道教的事务而已。这样从嘉靖 31 年（1552 年）6 月至 37 年（1558 年）3 月，严嵩虽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构陷徐阶，但因朱厚熹宠幸的对象已经完全转向了徐阶，致使严嵩的奸计始终没有得逞。

嘉靖 32 年（1553 年）东南倭乱渐起，朱厚熹只问计于徐阶。徐阶主张用兵征讨，得到朱厚熹的赞赏。北边军事吃紧，徐阶又倡言从北京筹集米麦数十万石支边，又得到朱厚熹的嘉纳。嘉靖 40 年（1561 年）11 月，西苑万寿宫失火，朱厚熹只听得暂居玉熙殿。因该殿低矮，朱厚熹闷闷不乐，想再重建。而严嵩考虑耗资太重，建议朱厚熹或迁回大内，或迁到南宫，因而触犯了朱厚熹的忌讳，引起了对严嵩的极大不满。而徐阶却摸准了朱厚熹真实思想，建议利用建造别殿的剩余材料进行重建，再次得到朱厚熹的嘉纳。结果，不到百日，新殿建成。从此，朱厚熹对徐阶更是宠幸异常，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严嵩。到了此时，严嵩老耄智昏，而严世蕃又在外边横行霸道，自感处境十分危机。于是，又像当初对待夏言那样，设宴讨好徐阶。席间，严嵩亲自恳求徐阶说：“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虽然对严嵩恨之入骨，但不像夏言那样志骄气溢，而是将仇恨暂时埋在心底，不露于色，不但满口答应，还亲切地进行安慰。

徐阶新幸，严嵩势危。满朝文武官员，就是包括某些方士、道流在内，也都利用各种方式，交章指控严嵩父子的奸邪罪状。有个方士名叫蓝道行。他是在朱厚熹南巡承天府时，随驾受到宠幸的。某一日，蓝道行向朱厚熹夸口说，他能够“驱使鬼神”，“悬判吉凶”，朱厚熹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向蓝道行问起辅臣当中，哪位忠，哪位邪。经蓝道行占卜和装神弄鬼以后说：“（严）嵩父子弄权”。朱厚熹听了以后心动问道：“果尔，上玄何不殛之？”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朱厚熹思想迷信，听了此话以后，便产生了去掉严嵩的念头。

嘉靖 41 年（1562 年）5 月，有个御史名叫邹应龙。某一日外出

遇雨，就近到朱厚熹的一个内侍太监家中避雨。他从这个太监口中得知上述情况以后，征得徐阶认可，急忙上疏指控严嵩父子的奸贪罪状。尤其是在章奏最后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严嵩父子。”这一奏章因事先摸准了朱厚熹的思想状况果然奏效。马上就坚定了朱厚熹罢掉严嵩的决心。但因严嵩毕竟已经服侍他近 20 年，双方感情比较深，所以对严嵩本人不忍治罪，只令离职致仕，并给禄米百石。但对严世蕃，却因他罪恶深重，谕令逮捕下狱。严嵩去位以后，徐阶便马上升任为内阁首辅。

在邹应龙指控严嵩罪状以后，严嵩尚未离京之前，徐阶已经知道了朱厚熹要罢掉严嵩的决心。但他深知朱厚熹思想多变，且朝廷内部又十分复杂，此时还必须慎重行事，决不能冒然投石下井。为了迷惑严嵩，徐阶还亲自到严嵩家中进行安慰。这一行动，果然使严嵩深受感动，不仅自己亲自叩头致谢，还叫出严世蕃并连同严世蕃的妻子，共同乞求徐阶，求他在皇帝面前给以说情。徐阶既然做出这种假象，自然是满口答应。徐阶回家以后，他的儿子徐璠，十分不解地说：“大人受侮已极，此其时已！”但徐阶为了混淆视听，却假发怒说：“吾非严氏，不能至此，负心为难，人将不食我余！”可见徐阶确实“阴重不泄”对他的儿子都不肯讲真话。没过两日，果然严嵩暗中派人到徐阶家中探听虚实。徐阶知道对方的身份和来意，便又故意张扬上述思想，这就使严嵩更加信以为真。就是后来朱厚熹下令将严嵩罢掉，徐阶还仍然写信对严嵩进行存问。结果，使严世蕃也一时信以为真说：“徐老不我毒”。这些做法都充分表现了徐阶“有权略”和“阴重不泄”的不平凡性格。假如没有这些性格和谋略，严嵩肯定是击不败的。而夏言正是缺少这些性格和谋略，只是一味地志骄气溢，结果竟败在严嵩手下。

严世蕃被捕下狱以后，他的心腹爪牙便四处为他活动。当他们用重金买通了朱厚熹另一内侍太监，得知了邹应龙上疏的真情以后，便嘱托这位太监将此情况密泄给朱厚熹，激朱厚熹发怒，他们认为，只要朱厚熹发怒，就有可能将整个案情翻转过来。果然，朱厚熹得悉邹应龙上疏的实情以后，立时大怒。谕令立即逮捕蓝

道行和邹应龙下狱。严世蕃一看形势大有好转，马上暗派他的亲信鄢懋卿、费霖等人到狱中找蓝道行，说可许以重金，叫蓝道行改口委罪于徐阶。但这个做法却被蓝道行严词拒绝，结果使奸计落空了。无奈，只好再嘱托法司对严世蕃从轻拟罪。最后由朱厚熜获准，只将严世蕃发戍到广东雷州卫充军。对严嵩的孙子严鹄及其爪牙罗龙文、牛信等人，则分别发戍到极边充军。而特留严鸿一人服侍严嵩。

严嵩致仕，严世蕃被发戍，徐阶这才稍稍放开手脚，逐渐将严嵩的亲信爪牙从各部门逐一罢掉。

在严嵩致仕回家的途中，路经南昌铁柱观，观内有个道士名叫蓝田玉。蓝田玉对严嵩说，他能够用符术召鹤，并有秘书若干本。严嵩向蓝田玉索到秘书以后，特托御史姜儼、王大任呈献给朱厚熜。同时还上疏向朱厚熜问起居，想借助此事乞求朱厚熜将严世蕃放回，结果未能获准。

严世蕃被发戍以后，行至南雄便逃回老家。而罗龙文也在途中逃跑，潜入歙县。二人继续互相勾结，为非做歹。同时，又以建造府第为名，聚众四千余人，企图谋反。此事被御史林润所指控。当朱厚熜阅览林润的奏章以后，立时大怒，于嘉靖 43 年（1564 年）10 月，谕令将严世蕃、罗龙文重建逮捕下获。

此时严嵩父子虽然计穷败北，但其亲信、爪牙、耳目等人，仍然还未能全部扫净。同时朱厚熜的思想又容易反复多变，弄不好还要发生不测事件。究竟怎样才能将严氏父子置于死地呢？当时曾有人主张，除了指控严氏父子奸贪罪状以外，还要特别指控他父子二人，陷害杨继盛、沈炼等人的罪状。就此也为杨、沈等人报仇。到了此时，徐阶才将他那“阴重不泄”的面纱全部揭开，将“有权略”的智能全部发挥出来。于是徐阶说，杨继盛、沈炼的案情是为皇上亲自裁定，皇上历来护短儿，岂肯据此自引为过？弄不好，皇上还会认为法司想借杨、沈之事陷害严氏父子。要是那样，后果不堪设想。经徐阶这么一说，使在场官员，无不个个敬服。于是又按照徐阶早已拟好的疏稿，着重指控严世蕃不仅聚众谋反，而且还说他要

东投日本 北引大“虏”推翻朝廷 妄想当皇帝。最后还十分肯定地写道：“事已勘实”；俱有显证”。经过徐阶将严世蕃的罪状这样一改拟 便已达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再也无法翻案了。果然 朱厚熜览阅奏章以后 立时大怒说：“此逆情非常”。谕令将严嵩削籍为民。斩严世蕃、罗龙文于市。并对严氏全家其余 27 口人 也都重治发戍。

事后抄没严嵩家产 虽然严嵩已事先做好了转移潜藏 但仍然得金 32960 两 银 2027090 两 金银玉器、珍珠宝玩无以数计 府第房 6600 余间 另 57 所 田地 27300 余亩。

严嵩被削籍为民以后，只得寄居故旧，于隆庆元年（1567 年）落魄病死 时年 88 岁。

征剿河套

河套东西北三面临黄河 南面临长城 周围数千里 即秦汉时期所称河南地。河套土地肥沃 易于农耕。英宗时蒙古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入居河套。由于各部常因水草发生矛盾，因此，尚未对明廷构成威胁。

成化元年（1465 年）毛里孩寇陕西 在都御史项忠等抗击下，遁去。不久，又侵扰大同。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成化 2 年（1466 年）兵部郎中杨瑄 提出移徙边境堡垒 增强防御能力的建议。大学士李贤等上疏 要求“进兵搜剿 务在尽绝”以安边境。宪宗采纳李贤的奏议 命陕西巡抚项忠、太监裴当、总兵杨信 征剿河套，但毫无成效。成化 6 年（1470 年）冷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 议搜河套 复东胜”。王越建议任命“爵位崇重 威望素著者 统制诸军 往图大举”。朝廷采纳其议。命武定侯赵辅为总兵官，“总制各路军马 搜河套”。赵辅因病 无功而还。几次出师征剿 毫无成效。成化 9 年（1473 年），孛罗忽等部寇韦州。王越得知其老弱尽行，居于红盐池 便与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 夜驰三百余里 斩杀数百人 获畜产、器械甚众 尽烧庐帐而还。孛罗忽等部 失其妻

子儿女“相与悲泣 渡河而去。”祸患少息。

孝宗时 火筛率部入河套住牧。大臣从久远考虑 再次议论收复河套。孝宗崩后 刘瑾专朝政 主张收复河套的总制三边杨一清被罢职 大臣不敢再言河套事 因此 进住河套的鞑靼势力日益壮大。

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河套游骑二万 自井儿堡入侵固原等地 杀指挥杨洪、千户刘瑞。这时 鞑靼几万人的部落已有数个，其中以小王子子孙为最强。他们经常侵扰边塞“，杀伤以万计”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大臣们再次纷纷上疏，要求征剿河套。嘉靖7年(1528年)巡按山西御史何赞上疏称“：河套为吉囊所据 外连西海 内构大同 宜急剿除。”世宗未采纳。嘉靖24年(1545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 重提收复河套 他认为鞑靼内侵“，不由诸隘口 皆猿攀绝壁 蚁附悬崖 边垣又何足恃？”他反靠修建城堡或屯守对付入侵 建议“廷臣集议万全之策 期於必战 尽复套地。”世宗仍未采纳。嘉靖25年(1546年)8月 河套骑三万余侵延安府 至三原、泾阳 杀掠人畜无数。总督三边侍郎曾铣上疏 提出收复河套的“八议”万余言。12月 曾铣两次上疏 称“套贼不除 中国之祸未可量也。”世宗对曾铣的建议非常赞赏 他说“：寇据河套 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 甚见壮猷。”由于鞑靼入侵次数越来越频繁 虏掠范围越来越大，加之大臣们一再要求征剿，世宗迫于内外压力，终于同意对河套进行征剿。

嘉靖26年(1547年)曾铣率军攻入河套 选锐卒出击 鞑靼“毙于矢石者甚众”。获马牛羊、器械若干 俘脱脱虎一人 斩首26人。鞑靼余部移帐北去。曾铣督众追击，鞑靼遂远遁 不敢近塞。小胜后 曾铣会同陕西巡抚谢蓝、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等 讨论收复河套的方略 提出恢复河套、修筑边墙、选择将材、选练士卒等18条 并上营阵八图。世宗交兵部讨论。兵部尚书王以旗与大臣们讨论后 认为“：曾铣先后章疏 俱可施行。”

次年，严嵩把灾异的出现，归罪于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他

说：“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夏言是大学士，和曾铣一样，力主收复河套。世宗听信严嵩的谎言，罢了夏言的官，并把曾铣逮捕至京师，贬兵部尚书王以旗总督军务。大臣凡主张收复河套者，一律罢官，并罚以廷杖。正遇俺答侵扰延、宁，严嵩进一步诬陷说：“皆曾铣开边启衅所致。”兵部侍郎万镇落井下石，攻击曾铣“罔上贪功”。甘肃总兵仇鸾曾被曾铣劾奏，逮京罢官，他公报私仇，也上疏攻击曾铣。世宗不辨奸良，在严嵩主持下，将曾铣弃市。接着宣府受到侵袭。世宗说：“寇以言、铣收河套，故报复至此。”于是又把夏言杀害。曾铣、夏言死后，再无人敢议论收复河套事。

蒙古南犯

蒙古瓦剌部在正统年间南侵明朝之后，其内部不久即发生争斗，走向衰落，东蒙古鞑靼部开始崛起。到明弘治初年，鞑靼部的汗王达延汗以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将其子阿著封于阿套。阿著有两个儿子，一名吉囊，一名俺答。吉囊的分地在河套、关中一带，地方富饶，俺答的分地在开原、上都一带（为后来的内蒙古）地贫，因而俺答惯于掠劫。后来俺答强盛起来，拥兵 10 多万，在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嘉靖 8 年（1529 年）11 月，吉囊、俺答入侵榆林（陕西今县）、宁夏塞，总督王琼率兵把他们击退。王琼为此请准明廷修筑边墙（长城）从当（今甘肃兰州）洮（今甘肃临洮）起达于榆林，长 3000 多里。当月，俺答又入侵大同。嘉靖 9 年（1530 年），俺答又入侵宁夏，并时常侵掠边境。7 月，入侵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嘉靖 10 年（1531 年）4 月，俺答又侵大同，10 月，入侵陕西，11 月侵大同，还侵扰西川。从那时起，每年都要入侵内地，杀人掠物，不可胜数。

嘉靖 19 年（1540 年）8 月，俺答所统诸部大举入侵宣府，一路破关占地，杀人如麻。明总兵白爵、云冒先后为其战败，俺答占据宣府两月之久才退走。9 月，吉囊、俺答又分道侵入大同、太原、大

肆杀掠。俺答这次能够长驱直入，事先获得明境的情报及守兵的纵容所致。起初，有大同叛兵逃到蒙古，俺答选择其中善于刺探的人，多给其牛羊帐幕，叫他们扮成僧、道或乞丐，到明边境侦查，甚至到北京打探，他们将内地的虚实回报俺答，俺答才率蒙古诸部进入内地。大同镇兵还暗中派人与俺答约定：如不掠人、畜，就不阻止南进，以致俺答能深入，越过大同，抵达雁门关，破灵武关，入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等地，杀人掠畜。归路遇大同守兵，就将所掠贵重物品送他们，以求让路。年底，俺答又入侵大同。

嘉靖 21 年(1541 年)10 月，吉囊又入大同塞，深入到太原，并从太原南犯，杀人、掠畜数万，朝廷震动，京城宣告戒严。不久，吉囊出关，俺答又入侵，越过太原，南到石州，杀掠甚多。明世宗命宣大总督樊继祖发兵应援，他不奉命，俺答劫掠后退走。

嘉靖 21 年(1542 年)7 月，俺答再入大同、太原，一直向南。这时，俺答之兄吉囊因淫乐而死，其诸子互不相属而分居。这样，俺答却日渐强威。其子黄台吉善于用兵，勇过俺答。俺答纠集部属多人，各拥兵数万，侵入大同塞，兵精马壮，直过雁门关、太原南下。明京城再次宣告戒严。8 月，明朝廷悬赏募人斩俺答头，无人应募。俺答率众越过太原，兵临汾水沿岸，劫掠潞安、平阳等州县。明世宗派翟鹏提督宣府、大同、山东、河南等地军务，他未至职之前，明军各营没有统一指挥，都观望不战，蒙古得以继续深入，在山西平遥、介休等地杀掠，明诸将皆不敢阻击。俺答大掠退走，副总兵张世忠自侯村起营，约众将追击，众将不听。张世忠战亡。此次入侵，俺答杀人 20 多万，杀牛马羊猪等牲畜 200 万口，还焚毁大量房屋、田地。

嘉靖 23 年(1544 年)10 月，俺答又入大同，被总督翟鹏击退。11 月，俺答攻破宣府，入紫荆关，朝廷将总督翟鹏、巡抚朱方下狱追究责任。

嘉靖 28 年(1549 年)3 月，俺答又大举入侵，攻掠大同，到达怀来，明将江瀚、董阳战死，总兵周尚文率兵 1 万击退蒙古兵。

嘉靖 29 年(1550 年)7 月，俺答侵犯大同境内，大同总兵张达、

副总兵林椿均阵亡，被俺答割去人头。9月，俺答东犯，攻入蓟州。当时严嵩当权，明将仇鸾因向严嵩之子严世蕃行贿，被任命为宣大总兵，他在俺答将入侵大同同时，派人向俺答送上重赂，请求不侵大同，去侵其他地方，以至俺答东侵，犯蓟州。兵部尚书丁汝夔不向明世宗奏报，仅命令蓟州守将严防，等待警报渐急，才发京营兵24000调边兵12000防守诸关。边兵迟到，京兵则为市井之徒组成，有见识的人都看出是一定要失败。九月，俺答攻古北口，被都御史王汝孝击走。又用计夹击明军，明京兵大败。俺答随后大掠怀柔、顺义，进入京畿。巡按顺天御史王忬闻报，知兵弱无力抵抗，连夜起草奏章，认为俺答入寇威胁京师，请皇帝速议对策。王忬随即前往通州驻扎，布置防务。夜半，蒙古兵到达，王忬求援，京师震动。宣大总兵仇鸾以2万兵入援，与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等率兵阵通州河西，京城紧急布防。俺答兵自白河东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民，焚毁房舍，难民纷纷逃入京城。俺答一直攻到东直门，掠去内侍八名，后放回，带回俺答书信，求入贡。夜间，俺答又在德胜、安定两门外烧杀，明世宗甚为恐慌。通政使樊深上书，建策御寇办法七条，并揭露仇鸾不战养寇等行为，明世宗却将樊深革职。

俺答又犯明陵、巩华城，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震动。这时，久不视朝的明世宗在大臣的促请下出御奉天殿，对大臣们斥责一番，随即还宫。因城防不力，统兵诸将屡失时机，明世宗下诏捕讯蓟辽都御史王汝孝、蓟州总兵罗希韩，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左侍郎杨守谦处斩。

俺答又引兵西掠，前后所获人口、牲畜、财物无数，满载而去。明朝兵有10余万人，在俺答走近时，不敢拦击。仇鸾在昌平以北遇到俺答兵，被杀伤1000多人。随后从古北口遁走。

嘉靖30年（1551年）4月，明朝与俺答互通马市，但年底俺答又入侵大同，原因是俺答多索马价未遂，立即大怒，侵大同，掠宣府。从此间时侵时退，变化无常。由于边防营堡损坏，戍兵尽撤，俺答兵得以长驱直入。这时的兵部尚书赵锦主张备战守，明世宗采纳此议，命总督侦查、防御。

嘉靖 31 年(1552 年)2 月 俺答又侵扰大同 御史李逢时建策讨伐和练兵，不再隐忍。明世宗也认为应专心备战守。3 月 俺答再次侵扰大同，直抵怀仁大掠，得利后遁走。8 月 俺答入侵蓟州，这时佩大将军印的仇鸾病死 其党惧罪欲叛逃 未遂 被处斩 追究仇鸾罪行，剖棺戮尸，布告天下。俺答闻知仇鸾事败，自行退走。此后，俺答每年都向大同入侵。嘉靖 42 年(1563 年)俺答由墙子岭直犯通州，北京震动。嘉靖 45 年(1566 年)又犯大同、宣府。

隆庆元年(1567 年)6 月 俺答再犯大同 被参将刘国击退。次年，明廷整修边备。

隆庆 4 年(1570 年)11 月 俺答之孙把汉那吉率其部属阿力哥军十人降明。总督王崇古纳降，边将群起反对，朝臣大多也以为不可收留，但明穆宗则言：他们慕义来归降，应该优加安抚。并封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还给赏赐。这使俺答感动且愧悔，表示要世代归服明朝。年底，俺答为表示效忠明朝，还执送叛人赵全等九人于明朝。隆庆五年(1571 年)，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

庚戌之变

世宗的昏愤腐朽和严嵩的贪鄙奸横，造成明朝政治腐败，国势日弱，直接严重削弱明朝的边防力量。

本来，从明中叶开始，由于军屯制度受破坏，士兵常常有缺粮的危机。严嵩专权之时，大量侵盗贪污军费。朝廷发给边军的饷银“朝出度支之门 暮入奸臣之府 输边者四 馈嵩者六。”且当时的将官往往是通过贿赂而取得官职或得到升迁的，这些人不会带兵打仗 只会贪污朘削 克扣军饷 虐待士卒 因而官兵的矛盾不断剧化，兵变常有发生。在嘉靖朝，规模较大的兵变就有五次。兵变发生的原因，或是由于士兵的粮饷被扣，或是由于将官虐待、督责过于苛刻。五次兵变中，有四次竟是发生在边镇，其中一次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次在辽东 两次在大同。兵变发生后 叛兵杀掉

将官，占据城池与朝廷派来镇压的军队对抗，甚至引诱蒙古兵入塞，肆行劫掠。官兵矛盾的加深，边军兵变的经常发生，是明朝军队战斗力涣散，边防力量削弱的一种表现。

严嵩为了打击异己，甚至不惜借边防大事作为陷害的手段。议复河套一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河套地区三面凭河，土地肥沃，宜于农桑，而且接近明朝的榆林、宁夏、偏头关等边镇，河套地区控制在谁手里，对明朝北面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英宗天顺（1457—1464）以来，蒙古鞑靼部不时占据河套，并深入到明朝边墙以内骚扰。宪宗成化九年（1473），明军曾击败过鞑靼，迫使其渡河北去。孝宗弘治8年（1495），鞑靼部又拥众入据河套住牧，至嘉靖朝，竟不断侵扰明朝的边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是25年（1546）8月这一次，3万多鞑靼骑兵进犯延安府，深入到三原、泾阳，杀掠了许多人畜。

鉴于占据河套的鞑靼部的不时侵扰，明朝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提出八项建议。内阁首辅夏言支持曾铣的主张。26年（1547），曾铣率兵出塞袭击，取得胜利，并再次上疏提出恢复河套的方略。但是，严嵩曾受过夏言的压制，怀恨于心，又企图夺取夏言的首辅地位，便利用河套问题进行陷害。他指责曾铣轻开边衅，误国家大计；夏言附和，支持败坏国事，昏暗的世宗不问是非曲直，便把夏言罢官，把曾铣逮捕下狱。其他支持恢复河套的官员，或是贬谪，或是夺俸，或是廷杖。后来，鞑靼可汗俺答合众人入河套，谋犯延安、宁夏。严嵩又乘机激怒世宗说：“俺答合众人入河套，都是曾铣开边启衅所致。”严嵩的党羽也附和攻击。世宗就把曾铣斩首。27年（1548）9月，俺答进扰宣府。世宗认为是因为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俺答才会这样报复，又赶紧把夏言斩首。自夏言、曾铣被斩，再也没有敢提收复河套的事。

明朝内部的腐败，边防力量的削弱，给鞑靼有可乘之机。嘉靖29年（1550）6月，俺答率部进犯大同。负责大同防务的是宣、大总兵仇鸾。他是个草包，总兵官职是用钱向严嵩父子买来的。面对俺答的进攻，他仓惶开策，只好故伎重演，用重赂收买俺答，求他不

要进攻自己的防区。俺答收了仇鸾的重礼后，引兵东去，攻打古北口。当时，世宗正在西苑一心修炼，对边防警报很感厌烦，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去打搅他，没向他报告，只是申饬各镇加强警备。但是古北口守兵一败涂地，鞑靼兵长驱直入，沿途大肆杀掠。

古北口一失，北京震动。朝廷慌忙集合京城各营兵加强防守。命令下达后，军队却久久集中不起来。原来，京营中的青壮将士早已调往边镇，在战斗中败没。城中仅剩四、五万人，老弱居半，而且大多在总兵、提督、太监家中使唤，不让回伍。就算军队能集中起来，仓卒之间也领不到盔甲武器。因为看管仓库的太监要按例索取贿赂，没有钱送他，就百般刁难，不按时发给甲仗。所以，守城军队久久没法集中，情况这样紧急，再也不能不打扰世宗了。丁汝夔连忙向世宗报告。世宗如闻晴天霹雳，吓了一大跳，慌忙下令京师戒严，一面令文武大臣分守九门，一面派人到民间招募义勇，传檄各镇兵入京勤王。

各镇兵接到勤王的诏令后，陆续到达北京。先此，仇鸾在以重金贿求俺答不要打大同后，见俺答带兵东去，他估计俺答会深入内地，危及京师，为了乘机邀功和取得世宗的欢心，便上疏请入援。世宗欣赏仇鸾的“忠勇”，命他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各路援兵因为仓卒出发，都是轻骑星夜驰至，没带粮食，世宗下令犒赏。户部拿不出钱粮，公文转来转去，转了两、三天，发到士兵手里的只是有限的几张薄饼。士卒饥疲不堪，有些活活饿死了，有的干脆去抢掠百姓，世宗皇帝一气之下，把户部尚书罢官，令其带罪办事。但是，撤户部尚书的官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是多年的财政积弊所致，户部官员一时哪里解决得了！

俺答兵直逼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冲天。各路援兵怯懦不敢出战，只是坐观俺答军烧杀抢掠。仇鸾的大同兵甚至趁火打劫，比俺答兵还凶狠。兵部尚书丁汝夔惶急无策，问计于严嵩。严嵩说：“在边塞失败还可瞒住皇上，在京郊失败就难以隐瞒了。俺答抢够了就会自己离去，我们惟坚壁是上策。”丁汝夔听信严嵩的话，传令诸将，不许轻易出战。诸将把不得有这么一

道命令，使顺水推舟，说是兵部尚书不让出战。老百姓饱受俺答兵劫掠之苦，一听说是丁汝夔不抵抗，咒骂声四起。

俺答在北京城郊抢掠几天之后，押运着大批男女骡畜金帛财物，志满意得地引兵西去。仇鸾属下的十几万军队面面相觑，没有一将一卒敢发一矢。只有在俺答兵退远了之后，仇鸾才带着军队尾随其后，佯作追击。俺答本想从白羊口出塞，受到明朝守将阻扼，便拥众返道东南，在昌平北面突与仇鸾的军队相遇。仇鸾出乎意料，本人差点被俘，军队也大乱奔溃。俺答骑兵蹂阵而入，杀伤明军千余人，拥众由古北口出塞。仇鸾杀了几十个百姓的头，向世宗冒功请赏。世宗不加核实，加封他为太保，赐金币。

嘉靖 29 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就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朱厚熜感到这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把丁汝夔逮捕下狱。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安慰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后来，看到世宗发怒，要处丁汝夔死刑，严嵩却噤若寒蝉。丁汝夔临刑时大呼：“严嵩误我！”

“庚戌之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明朝政治腐败、财政困窘、边备废弛的集中表现。事变发生后，以朱厚熜为代表的明朝统治阶级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明帝国日益腐朽，就像一个身患毒瘤的病人一样，已经到不施行手术便不能延续生命的地步了。

海瑞罢官

刚直不阿 冒死上疏

到了嘉靖中期以后，朱厚熜不仅更为高傲自满、刚愎自用，而且特别恶听谏言、擅长杀戮。在这种情况下，满朝文武大臣，都以阿谀逢迎或以结舌杜口为处事准则，丝毫不敢得罪这个暴虐皇帝。尤其是杨最、杨爵等人，因上疏议论时政而被处死或下狱以后，情况更是如此。但在嘉靖 45 年（1566 年）2 月，却有个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冒死上疏，严厉批评朱厚熜的误

国错误。因而震动了整个朝廷。

海瑞在疏中批评朱厚熜被邪念所牵而造成误国殃民的恶果。说朱厚熜登极不久 尚未成年 就被邪念所牵 信奉道教 一意修真 误入歧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竭天下民脂民膏 滥兴土木 加重百姓负担；20 余年不视朝 造成法纪松弛 卖官鬻爵推广开纳事例 毁坏了国家名誉。故使民不聊生；盗贼 蜂起。国力日衰 误国误民。

疏中还批评朱厚熜性偏苛断 猜疑过敏 恶听谏言而造成的仕风大坏。说天下臣工都不敢向皇帝讲真话。皇帝修斋建醮，文武大臣就相率进香 道服从事 皇帝喜好 祥瑞 ”文武大臣就争相进献或上表称贺 皇帝力主建造宫殿 督工大臣就驱使天下匠作竭力经营。这些都是“陛下误举之 诸臣误顺之”。虽然他们心里有怨言 却不敢上疏谏止。“大臣持禄而外为谀 小臣畏罪而面为顺”，“谀之甚也”。

由于皇帝情偏苛断 又猜疑护短儿 偶有一、二个大臣不合皇上之意 就认为千百个大臣都是如此 诸臣多徇私废公。严嵩虽然被罢 但世上并未清明 距汉文帝时的圣政相差甚远。

自古以来 未闻有什么长生之例。尧、舜、禹、汤、文、武等 虽然他们的圣德政绩都很好，但却没有一个能够久世长生。至于道士、方士之流，哪有长生不死之说。而你却诚心向陶仲文求教道术 称他为老师。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的性命 不能长生 难道你还能够长生吗 至于“仙桃”、“天药”更是怪妄尤甚。“桃必采而后得 药必制而后成。”今无缘无故得了“仙桃”、“天药”是它有腿自己走来的吗 说这是“天赐”是上天伸出手来直接递给你的 其实 这些都是左右奸人为欺骗你 想获得宠幸而做的假象罢了。但你却坚信不疑误以为实，这些做法都太过分了。

疏中说朱厚熜对朝政大事不允许大臣有任何的不同意见，非要“用人必欲其唯言莫违”这都是思想偏激。当时严嵩在朝时 表面曾对你有一点不顺从吗？真可算是与皇上同心。但后来却真相大白 戮首了事。嘉靖初年 户部尚书梁材 守道守官 历任有声，

至今户部官吏还在称赞他。但在当初 梁材稍有抗争 你便认为他大逆不忠 将他罢职。由于你喜听顺言 文武百官都学习严嵩的逢迎顺从 而不敢效仿梁材的直率。这些人 都千方百计窥刺皇帝的喜怒 然后或是顺情逢迎 或是避讳言。这些做法 到底对皇帝有什么好处呢？

海瑞上疏劝诫朱厚熹要每天视朝 经常召见辅臣、尚书、言官等人 讲论天下利害。如果皇帝能够翻然悔悟 君道明正了 那么也能使文武诸臣“洗数十年阿君之耻”。这样“天下何忧不治 万事何忧不理！”要改以前的积误并不困难”；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不然总在迷途之域 整日击风捕影 轻举度世 枉费精力 最后将一无所获。

朱厚熹平时自尊心极强，特别怕大臣背后议论或当面指责自己的短处。可以说，一生当中 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严厉、全面、深刻的批评谏言。当他阅览了海瑞的奏章以后 立时大怒 将奏章扔在地上 马上对左右侍从说：“趣执之 无使得遁”。就是说 快把他逮起来 别让他跑了。此时太监黄锦正在身边 他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 是不遁也。”经黄锦这样说 倒把朱厚熹弄得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 气稍消以后 又叫侍从拾起奏章重新再阅。因为海瑞的谏言 确实刺中了他思想上的要害 用词虽然锋利尖刻 但所举的一系列事实 又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激烈反省。反复阅览 叹息不断 且又被海瑞大义凛然的精神所震慑 所以只得将海瑞的奏章留中数月，不好轻易处理。朱厚熹虽然在口头上赞扬海瑞的直谏精神 却又为自己开脱说：“此人可方比干 第朕非纣耳！”就是说海瑞可与比干相比 但我却不像纣王那样无道哇。不久 朱厚熹生病 病中他召见大学士徐阶。他对徐阶说：“海瑞言俱是 朕今病久 安能视事？”又说：“朕不自谨惜 致起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 岂受此人诟詈耶！”就是说 海瑞说得都对 但我生病既久 怎么能视朝呢 我以前确实不自谨 致使身体多病 朝政废弛。但如果按海瑞的话去做 在便殿召见阁臣、尚书 议论朝政 岂不叫

人讥笑？矛盾中的朱厚熹总是烦闷不乐，情绪不好，便又旧性复发 经常捶打宫婢。其中一个宫婢被打以后说：“万岁受累海瑞 以吾侪泄忿邪？”经宫婢这样一说 又激起了对海瑞的愤恨 于是令将海瑞逮捕下狱，并追问主使者。刑部尚书黄光昇希旨逢迎，拟海瑞死罪。狱词呈上以后，一方面朱厚熹思想上仍有反复，不好轻易下手；另一方面又有徐阶从中为海瑞说了不少好话，所仍然留中不下，只令将海瑞禁锢狱中。

此时有个户部司务，名叫何以尚，揣测到朱厚熹没有杀海瑞的意思，于是上疏陈请将海瑞释放。这下，朱厚熹总算找到了出气的地方 立即将何以尚逮捕 先重打一百棍以后 捆进诏狱 然后又昼夜用刑。

事过了两个月以后，即嘉靖 45 年(1566 年)12 月 朱厚熹驾崩。内阁首辅徐阶，为了缓和舆论，挽回朱厚熹的误国的影响，特地为朱厚熹拟定了遗诏。除了承认笃信道教造成的误国误民错误以外，还特别强调，将因谏言或得罪皇帝而被下狱的一切职臣全部释放还官。因为海瑞的案情早已震动了整个朝廷，刚直精神很有影响，所以在穆宗登极不久，首先将海瑞和何以尚释放。释放以后 恢复原官。

搏击豪强 斗争一生

海瑞冒死上疏，决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和心血来潮，更不是什么“素有痴名”和卖直求誉。而是与海瑞的出身、自小所受严格教育以及他长期进行自我修养有直接关系。

海瑞 字汝贤，号刚峰。生于正德 9 年(1514 年)死于万历 15 年(1587 年)。嘉靖 28 年(1549 年)举于乡试而成举人 祖籍福建。高祖海答儿，于洪武 16 年(1383 年)从军海南，后落户广东琼山县。祖父海宽是个举人，做过福建省松溪县知县。父亲海瀚，是个廪生，不好治理家业，在海瑞四岁时因病死去了。叔伯父几个都是举人。其中海澄在成化时期(1465—1487 年)中了进士 做过四川道监察御史。